

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

(蒙古源流研究之二)

陳寅恪

歷史上往往有地名因其距離不遠，事實相關，復經數種民族之語言輾轉遂譯，以致名稱淆混，雖治史學之專家，亦不能不爲其所誤者，如蒙古源流之靈州寧夏榆林等地名，是其一例。予近校此書，獲讀昔人所未見之本，故得藉以釋其疑而正其誤，此蓋機會使然，非予之庸鄙不學，轉能勝於前賢也。

施密德氏 Isaac Jacob Schmidt 蒙古源流校譯本第四篇 Turmegei 城附注云：「本書著者以爲西夏之都城」。又第九篇 Temegetu 城附注云：「此城或即本書著者所稱爲成吉思汗所攻取而西夏末主所居之 Turmegei 城，殊未能決言」。王觀堂先生（國維）蒙古源流校本第四卷圖默格依城傍註云：「友爾馬哥波羅游記謂撒囊徹辰屢說西夏之衣兒格依城 Irghai，此書紀西夏城邑僅兩舉圖默格依城，而無衣兒格依城，不知漢譯與西譯何以互異？衣兒格依城元史太祖本紀作斡羅孩城，地理志作兀刺海城，秘史作額里合牙（旁注寧夏二字）又作兀刺孩」。按施氏未見蒙古源流之滿文及中文譯本，觀堂先生未見蒙文原本及滿文譯本，故其言如此。日本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卷十二所考靈州寧夏地名甚精審，然彼書爲元秘史之和譯本，故不及榆林之名，且其所徵引，猶未完備。茲更詳稽蒙古源流諸譯本之異同，證以元明舊史之文，庶幾得以釋正施王之疑誤，並可補那珂氏所考之未備，凡前賢之說，其是者固不敢掠美，其非者亦不爲曲諱，惟知求真而已。

施密德氏蒙古源流蒙文本 Temegetu 之名凡五見，Turmegei 之名凡兩見，Irgai 之名凡五見。滿文及中文譯本於 Temegetu 及 Irgai 之名以中國舊名譯之。於 Turmegei 以對音譯之。茲先論 Temegetu 及 Irgai 之名，然後再及 Turmegei 之名。

滿文本譯 Temegetu 作 Iui Lin，即中文本之榆林。譯 Irgai 作 Ning Hiya，

即中文本之寧夏。以常理而言，滿文本譯者當爲蒙人或滿人之精通蒙文者，其譯此二城之名，以中國舊名當之，而不用對音，非憑虛臆造，必有所依據，固無可疑。茲復取中國舊史所紀與蒙古源流所載爲同一之史實，而有關於此兩城之名者，參互校覈之，益可以證明其所譯之不誤也。

蒙古源流卷七紀往迎達賴喇嘛事云：

（上略）於是寧夏城之王爲首，都堂總兵大小各官，以次延請，頗著恭敬。
。（下略）

按此節蒙文本寧夏作 Irgai，王作 Tsching Wang。明史卷一百十七諸王傳，「慶靖王橢太祖第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六年就藩寧夏」。卷四十二地理志，寧夏衛下注云，「洪武二十六年，慶王府自慶陽遷此」。卷一百二諸王世表「慶端王倪燾萬歷五年襲封，十六年薨」。據此 Tsching Wang 者慶王之對音，蒙古源流紀此事在甲申年，即萬歷十二年，此慶王當爲倪燾，此時之王，既爲慶王，則其建邸之城，非寧夏莫屬。然則 Irgai 之爲寧夏可無疑矣。

又蒙古源流卷七云：

（上略）歲次甲午徹辰濟農年三十歲，復行兵明地，由阿拉善前往，榆林城之馬姓總兵追至。（下略）

按蒙文本徹辰濟農上有博碩克圖 Buschuktu 一語，即明史之卜失兔，甲午爲明萬歷二十二年，明史卷二百三十八廉貴傳云：

（上略）貴以功增秩予廕，尋擢總兵，鎮守延綏。（萬歷）二十二年七月，卜失兔糾衆深入定邊營，張春井貴乘虛搗其帳，於套中斬首二百五十有奇，還自寧塞，復邀其零騎。會寇留內地久，轉掠至下馬關，寧夏總兵蕭如薰不能禦，總督葉夢熊急檄貴赴援，督副將蕭如蘭等連戰曬馬臺薛家洼，斬首二百三十有奇，獲畜產萬五千。（下略）

又明史卷九十一兵志，及卷一百七十八余子俊傳紀延綏徙治事相同，今竝錄之。
兵志略云：

（上略）先是東勝設衛守在河外榆林治綏德，後東勝內遷，失險，捐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正統間，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中略）。至是（成化中）延綏

巡撫余子俊乃徙治榆林。(下略)

余子俊傳略云：

(上略)初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悉在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自子俊徙鎮，增衛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畢具，遂爲重鎮。(下略)

施氏蒙古源流蒙文本榆林作 Temegetu，總兵之姓名作 Magha，當即麻貴之對音，而傳寫微譌。成衮札布蒙文本編校者，或滿文本譯者，以其不類漢姓，故略去下一音，僅餘 Ma 音，中文本遂譯爲馬姓耳。明憲宗成化以後，延綏徙治榆林，蒙古源流所稱榆林總兵，亦猶西人習稱清代兩江總督爲南京總督之例。當萬曆二十二年之秋，寧夏鎮總兵爲蕭如薰，延綏鎮總兵爲麻貴，則蒙古源流蒙文本之 Magha 必爲麻貴，Magha 既爲麻貴，則 Temegetu 城非榆林莫屬，是 Temegetu 之應譯爲榆林又可無疑矣。

Irgai 之爲寧夏 Temegetu 之爲榆林，既已證明。則音譯之圖默格依 Turmegei 即元秘史卷十二之朵兒篋該對音適切，其爲一地自無疑義。拉施特書亦有此城名，多桑 D'Ohsson 讀爲 Derssekai 額爾篤曼 Erdmann 讀爲 Deresgai，其中 s 之音疑爲傳寫之譌。按元秘史載狗兒年攻靈州一節，其蒙文音譯朵兒篋該旁注靈州二字，與元史太祖本紀二十一年丙戌冬十一月庚申帝攻靈州同一事，則靈州之爲朵兒篋該無待再爲之證明。故中文圖默格依即蒙文滿文本之 Turmegei，亦即元秘史之朵兒篋該。然則蒙古源流之圖默格依準 Temegetu 及 Irgai 之例，不以對音譯而以中國舊名譯，當爲靈州二字，無疑也。

三城之譯名皆已考定，然後可以辨昔賢舊說之是非。觀堂先生謂衣兒格依城 Irgai 即元秘史之額里合牙其說是也。所以知其是者，元秘史續集卷二，額里合牙傍注寧夏二字，如朵兒篋該傍註靈州二字者相同，多桑 D'Ohsson 引拉施特書謂西夏國都名 Irghai，蒙古人謂之 Ircaya，Ircaya 與額里合牙對音適符，而西夏國都即寧夏，又與傍註脰合，故衣兒格依 Irghai 即秘史之額里合牙無疑也。惟先生又謂衣兒格依城即幹羅孩、兀刺海、兀刺孩，其說非也。所以知其非者，元秘史續集卷二，額里合牙與兀刺孩同列一卷中，對音既異，一則旁注寧夏，一則否。又元史地理志甘肅等處行中

書省所屬寧夏路與兀刺海路並列，其爲二地可知。且地理志兀刺海路下注云：「太祖四年由黑水城北兀刺海西開口入河西，獲西夏將高令公，克兀刺海城」。與太祖本紀「四年己巳，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來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令公，克兀刺海城，薄中興府，引河水灌之，堤決水外潰，遂撤圍而還」。所載適符。據此可知是役僅克兀刺海而未克中興府。元史地理志寧夏府路下注云：「自唐末有拓拔思恭者鎮夏州，世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宋天禧間，傳其孫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以居，後升興慶府，又改中興府」。夫中興府，即寧夏，亦即衣兒格依 Irgai，然則衣兒格依與兀刺海決不得爲一地明矣。又元史太祖本紀二年「丁卯秋再征西夏克斡羅孩城。四年己巳帝入河西克兀刺海城」。聖武親征錄「丁卯秋再征西夏，冬克斡羅孩城」。斡羅孩與兀刺海對音適合，故史家皆以爲一地，如柯蓼園丈劭忒新元史太祖本紀書「二年丁卯秋，帝親征西夏，入兀刺海城，五年庚午秋，帝再伐西夏，復入兀刺海城」。柯氏以斡羅孩即兀刺海，故第一役亦作兀刺海而不作斡羅孩，第二役則書復入。（柯氏繫第二役於五年庚午，而不於四年己巳者，蓋從拉施特書及聖武親征錄，屠敬山先生（寄）蒙兀史記亦與新元史同，惟觀堂先生聖武親征錄校注「庚午西夏獻女爲好」有「此年事拉施特書繫於蛇年」等語，按元史譯文證補卷一下太祖本紀譯證「馬年秋又征合申，帝至兀刺孩城指揮軍事，旣勝合申納女而回。觀堂先生所云當即指此，然此事拉施特氏實繫於馬年，而非蛇年，徧檢上年，即蛇年，并無類似之事，不知所出，待考。）若斡羅孩與兀刺海爲一地，則據上文所述，與衣兒格依 Irgai（即寧夏）絕無關涉，焉得謂衣兒格依即斡羅孩乎？又屠氏蒙兀史記謂兀刺孩即元史李恆傳之兀納刺及姚牧庵集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之兀納。然兀納刺與兀刺孩對音殊不相近，如無他證，似不能合爲一地也。

王觀堂先生前數年校蒙古源流時，未見蒙文滿文諸本，故不知 Irghai 即寧夏，謂此書紀西夏城邑，僅兩舉圖默格依，而友爾馬哥波羅游記所引之 Irghai，不見於中文本，因不解漢譯與西譯，何以互異？今予以機緣獲見先生當日所未見之本，遂得釋此疑，若先生有知，亦當爲之一快也。

至施密德氏疑 Temegetu 或與 Turmegei 同爲一地，據上文所述，Temegetu 爲榆林，Turmegei 爲靈州，旣已証明爲兩地，實無牽合爲一之理。且蒙古源流著者亦

未顯稱圖默格依爲西夏國都，惟言其爲末主錫都爾岡汗所居耳。（靈州爲夏人先世繼遷舊都，蒙古源流著者容有誤會。）然則施氏所疑之不當，又不待言也。

今綜上文所述，得以證明四端，除中國近日如洪王諸家所譯之對音不計外：

- (一) Turmegei 圖默格依、朶兒篋該、靈州、Derssekai, Deresgai 等名，同屬一地。
- (二) Irgai, (Irghai), 寧夏、中興府、夏王城、（見元史太祖本紀二十二年）等名，同屬一地。
- (三) Temegetu, 榆林等名，同屬一地。
- (四) 兀喇海、兀喇孩、韓羅孩等名，與 Irgai 非屬一地，至其當今日之何地，及友爾 Henry Yule 馬哥波羅游記注誤以西涼府之 Egrigaia 當寧夏等問題，以其不在本文範圍之內，姑不具論。茲僅就此關於蒙古源流之三城考定其譯名，或亦讀是書者之一助歟？

刊 誤

本刊第一本第二分第一二九葉第十行 Egrigaia
應作 Erguiul。